

身在此“园”中

雷冰

1993年,我告别襁褓中的幼儿,离开故土,只身来到西南边陲云南。此后的日子,一心挂两头,手头忙于从零开启的事业,心头牵挂在家里的老小,未曾想,这一别就整整三十个年头。

如今刚而立之年的吾儿,终于放弃城里安稳的生活,选择接手我呕心沥血打下的“江山”。让我才有了归隐故里的筹划,才有了融身于故乡山水人文的机缘。现在,儿子已娶媳生子,小家早已从小镇宽敞的别墅迁移到城市小区。为照顾孙儿,我住进了高安市行政中心附近的小区,有大把的时间欣赏新区的恢宏建筑,闲逛繁荣热闹的大型商城,观摩有以以来首个过境高安的高铁站,这对于恐高怕坐飞机,自驾游又上了年纪的我来说,简直是天大的福音。

闲来无事,我常常在晨曦里迎风慢跑、暮色里沐月踱步,也会不择时机漫无目的地溜达狮子岭公园、瑞阳湖湿地公园,感受这得天独厚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文化底蕴。偶尔穿梭于图书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附近的景观走廊,看优美的景色,享宁静的氛围、观生物的异彩纷呈。

有时,我也会携家人驱车波浪谷、吴山公园游玩,或上连锦河湿地公园踏青,到东方红体育公园竞逐球技,临瑞州府

衙公园忆古惜今,踏凤凰广场一展歌喉。每每看到孙儿兴高采烈地溜滑梯、爬攀岩壁、荡秋千,仿佛自己也回到了爬树掏鸟巢、打泥战、捅马蜂窝的童年。音乐响起,妻子闪身广场舞人群中,轻快地扭动着灵活的腰肢,手舞足蹈起来。原来,她早已加入了小区舞蹈队,成了广场舞大军中活跃的一分子。

有时,我也会兴起邀上诗朋好友,结伴而游,或于凉亭诗兴大发,或于花丛即兴挥拍,或于湖畔捕捉搞怪瞬间。蜿蜒曲折的步道、古色古香的凉亭、造型别致的观景台,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绿色叠嶂中,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记忆中,曾经偌大的一个高安县城,只有沿瑞州桥至大观楼一瘦小窄小成条状的沿江公园,用篱笆墙、铁丝网沿马路围着,杂草丛生。其他景点屈指可数。弹指一挥间,三十年沧桑巨变,仿佛天上人间呈现在人们眼前。早年的沿江公园,取而代之的是沿江文化城墙和绿荫休闲走廊,马路对面已兴建了一座综合型的凤凰湖市民娱乐中心广场和功能性水上公园。时至今日,脑海里唯一可追寻的印迹,似乎只有横亘于锦江之上的古浮桥,见证了百年风雨,仍保留着原汁原味的风貌。

鳞次栉比的写字楼、四通八达的交

通路网、修缮一新的一江两岸,一座座横贯南北的宏伟大桥,还有高楼林立的住宅,都是见证这个城市明珠璀璨和崛起的标尺。市委、市政府高瞻远瞩,优化城市布局,拓展绿色公共空间,打造宜居宜乐宜游城市环境,提升百姓幸福指数,把快乐家园和绿水青山的福利送到百姓身边,烙印着鲜明的民生、幸福底色,绘就了一个活力城市的光明愿景。

美丽高安的决策者,用大手笔规划布局,以打造生态园林城市、生态文明试验区为理念,在城市中心兴建狮子岭公园、瑞阳湖湿地公园、城市立体创意公园、瑞州府衙公园及筠西古街府学公园,还盘活“金边银角”、空闲地块、古观古迹遗址,顺势打造社区乐园,改造“口袋公园”“邮票绿地”“瑞州印象”。文昌、吴山、城南世嘉、世济桥、珠桥头、锦江外滩、瑞阳东区及东方红体育公园等四十余个休闲绿地、公园应运而生。它们集湖畔休闲、球类运动、滨水娱乐、文化体验于一体,配套驿站、直饮水点、公厕等功能,让环境更温馨,让生活更便利。

放眼整个高安乡镇镇、村村寨寨,休闲娱乐和文化广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口袋公园”“屋前舞头”随处可见。城市与乡村星罗棋布的公园绿地,让劳累一天的人们在茶余饭后,或打

球,或跳舞,或闲坐,享受惬意时光,幸福画面随处可见。特别是大观楼府衙前,自然而然形成了小吃夜市一条街,生意火爆,盛况空前。幸福不就是这般味道吗?夏日繁花,芳香四溢;冬日暖阳,遍洒大地。轻歌曼舞,闲庭信步,怡情养性。家前屋后安宁祥和,才是百姓最靠谱的人间烟火。

“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我庆幸,置身于高安这个幸福的大家园,在“天然养吧”颐养天年。我更庆幸,生活在高安这片热土,推窗见绿,出门触景,移步进园,在这座美丽优雅的城市,尽享“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的世间繁华,真乃延年益寿之福也。

三十年岁月流砥砺前行,三十年谋势而兴蓄势再发。生于斯不亦乐乎于斯,安康于斯福祉盈于斯。大美我高安,万紫千红风光无限,未来一切皆可期。幸哉,身在此“园”中!



熊斌(作)

初冬即景

梅西

告别晚秋,初冬深情款款而来。她是多色调的:深绿、枯黄、橘红、蛋白……她又是忙碌、欢快的。不信你看——

一垄菜苗青

初冬,农村广袤的褐色或红色土地上,勤劳的农人们正抢抓抢割,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的空地,播下各色蔬菜种子;城里人偶尔发觉一点土地“边角料”,便乐颠颠地侍弄起来,不仅仅为了收获的乐趣,还是为了舒筋展骨,强身健体。

菜种子吸足了雨水、肥分,出壳、破土、分蘖,争先恐后地展示自己绿意盎然的身姿。一两个月后,许多蔬菜就可以满足主人們的口腹之欲,这绝对是纯天然绿色有机农产品,自给自足之外,只送不卖。

种田大户们驾驭着各种机械,开沟、起垄、播下油菜种子,或者请来众多帮手栽种油菜苗,为的是来年一袋袋满满的硕果。看着这一垄垄绿油油茁壮生长的油菜苗,他们笑得多么开心!

一树茶花香

霜降节气过后,山上的油茶果采摘接近尾声。蛋白质的山茶花便次第登场:含苞待开的,大朵怒放的,开毕掉树下的,远远望去,山头像是下了一场雪。隔着几十米远,夹杂着丝丝甜味的茶花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蜜蜂、蝴蝶穿梭林间,既是酿蜜,也是授粉,它们忙碌得不亦乐乎,干的可是都是好事。

主人来了,他们带着剪刀,把山茶树上“滥竿充数”“不劳而获”的“节外生枝”逐一清除,这种操作叫

剪枝。有些枝条一味疯长,高高居来。她是多色调的:深绿、枯黄、橘红、蛋白……她又是忙碌、欢快的。不信你看——

剪枝。有些枝条一味疯长,高高居来。她是多色调的:深绿、枯黄、橘红、蛋白……她又是忙碌、欢快的。不信你看——

剪枝。有些枝条一味疯长,高高居来。她是多色调的:深绿、枯黄、橘红、蛋白……她又是忙碌、欢快的。不信你看——

剪枝。有些枝条一味疯长,高高居来。她是多色调的:深绿、枯黄、橘红、蛋白……她又是忙碌、欢快的。不信你看——

剪枝。有些枝条一味疯长,高高居来。她是多色调的:深绿、枯黄、橘红、蛋白……她又是忙碌、欢快的。不信你看——

剪枝。有些枝条一味疯长,高高居来。她是多色调的:深绿、枯黄、橘红、蛋白……她又是忙碌、欢快的。不信你看——



炊烟

周家海

炊烟
是童年的记忆
是儿时故乡山村
最具生命和影响力的植物

炊烟
是乡愁的记忆
是母亲亲手栽种的
茁壮成长的思念与亲情之树

炊烟
袅袅娜娜、扶摇直上
在童年仰望的眸子里定格
在游子的梦里梦外翩跹起舞

炊烟
轻轻地飘过故乡的天空
浸染、漂白了母亲的满头乌发
悄悄地根植进了我的血脉与肌肤

炊烟,不管我身在何处
也不论时光倏忽一晃过去了多少年
炊烟起处是故乡,将日子装订成册
炊烟就是一本,怎么也读不厌倦的书

透过恬淡的炊烟
我看见母亲慈祥的笑脸
泛着红光
仿佛永远也不会老去

感恩生命里的每一次遇见
遇见母亲,遇见炊烟
啊,故乡的炊烟,我终于明白
你为何总是——鲜活如初……



冬韵

(汤青摄)

奶奶的耳聋

周万西子

民间有个说法,耳聋命长。耳聋心静,眼睛心明,我想是有一定道理的。只是奶奶的耳聋让我有些费解,心静和心明并不会产生任何经济效益,光自己的吃穿用度都需要钱,何况操持家庭和照顾孩子。奶奶的耳聋,却是能创造经济效益的一种“聋法”。大概是在我读小学时,奶奶的听力就开始明显衰退,但是她身子骨十分硬朗,照顾起我们这些孙辈来不在话下。奶奶每天早起,都要用圆筒梳精心打理她烫卷的头发,她是个十分精神和讲究的老太太,每隔一段时间会在家烧几大壶热水,用在菜市场买来的黑色染发膏自己染黑头发,现在想起来真是十分麻烦,烧水得用煤球火,染发膏糊一手。好在奶奶精力充沛,上午每天雷打不动去各个超市搜罗物美价廉的新鲜食物,做饭、刷碗、收拾洗衣,下午还偶尔约上几个同龄麻友去搓几毛钱的麻将。正是这样一个精神利落的老太太,耳朵开始间接受损了……

每逢周六,奶奶都会带着我上街,这正是我最初发现她耳朵开始听不清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吃青苹果,觉得这种翠绿明亮的水果色泽充满生命的活力,气味芬芳,酸涩中又带着一丝甜,不似多数水果的甜腻。经常我放学去奶奶家吃饭,她就像变戏法一样,神秘地递给我一个苹果,那神情里带着一种骄傲和调皮。现在想来,许多老人家都是这样,能

带给孩子们一点点甜头,都是非常值得骄傲和开心的,而不是在意孩子们付出了什么,自己向她们索取了什么。奶奶牵着我的手走在街上,看到一个小贩在卖一车青苹果,我还没开口说要吃,奶奶就走上前来。

“苹果怎么卖的?”
“四块一斤。”
“啥?”
那人不耐烦地扯长嗓子喊:
“4块!老人家!”
“……”奶奶低头挑拣苹果,没有搭理他。

我在心里嘀咕,奶奶到底听清楚了没有?上次卖破烂也是,那个人喊:“这些一共卖17块5。”喊得整个院子都要听到了,奶奶还是一副不满意的样子,低头嘟囔像是在自顾自算价钱,那人最后泄气了,低沉地说了一句:“好吧好吧,老人家,你就20块卖掉可以吧?”这一句低沉的话奶奶倒是听得清清楚楚,当即抬头,干脆利落地说:“好。”

“能不能便宜点?”我揣摩到奶奶的意图,在旁边帮腔。
“你要就3块5一斤拿去。”
“好。”奶奶把刚刚挑出的几个苹果给他过秤。

那人接过苹果念叨:“就买这芬芳,酸涩中又带着一丝甜,不似几个,我都没钱赚……”
奶奶买东西从来都是按时按量,从来没有食物在她手里被浪费掉。精明强干的奶奶,因为出身问题,没有读书,没有文凭,甚至从来没有过正式工作,她的钱

一分一厘都来之不易,她养活了这么多子孙,一餐一饭,一蔬一果,都是认真调算,总是用最少的钱,让大家吃到最丰富可口的食物。奶奶的耳朵,也是择机而聋,闹出过许多笑话。

大伯给奶奶配了个手机,我中午去吃饭时,看着她捏起铃声震耳的手机接通,“喂喂,好好”了几声,就把手机揣进大衣口袋里,继续忙活,那口袋里的手机却执着地继续传出大伯跟她聊天的声音。

还有一次,爸爸带着奶奶和外婆去北京旅游,奶奶和外婆在长城下的小摊贩前用流利的赣西方言互相交流,那热情的小贩一直用一口流利地道的京腔普通话招徕生意,可是奶奶和外婆却用家乡土话越聊越大声,最后那个小贩只好更大声地吼:“Five dollars! OK?(5美元!好吗?)”爸爸在旁边看着憋了一肚子笑。

我可爱的奶奶如今已经不在乎了,逝者带来的悲痛,大概只有时间的流逝能减轻。而我们也终将老去,我是否能成为像奶奶一样可爱又可敬的老人呢?奶奶无疑是生活的强者,我只能为之努力了!



故乡,别来无恙

周建好

那个生我养我的村子
土得掉渣的名字
没有从地方志里掉下吧
那台老掉牙的石磨
还有邻里之间的琐事可以磨吧

小小的村子
用几瓢月光就能浇完吧
那些冬眠的虫声
依然会发芽生长吧
依然会把村子
拖过二十四个节气吧

故乡,应该是别来无恙
否则刚从故乡吹过的风
会吹落我的眼泪

题独城镇“三八”水库

吴贡明

或可当成风景看,却难忘史愧清谈。
折膝仍做擎旗手,挑月不输曝背男。
花威威武心威威,天蓝蓝更水蓝蓝。
浪摇波撼听如是,号子声高一二三。

诗海泛波

